

前漢書

卷

八十三之
八十七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40)
函號	別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前漢書卷八十三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思古注

後漢文庫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

師古曰贛音貢 郟音談

少為廷尉書佐

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師古曰斗食者

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

師古曰說

日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

見宣甚說其能

師古曰說

從宣歷行屬縣

師古曰以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

宣自從也

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

遷也樂音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

洛浪音郎所舉也宛音於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

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

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

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

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乎日中及弗皇暇允執聖道刑罰

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

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

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

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

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

量力師古曰言郡縣相追促亦內相刻流則衆庶是故

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

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郎到夫人道

不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和氣不興未必不

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

紀餱音候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

申敕師古曰申東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

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

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

也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雷郡有大

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為陳雷太守盜賊禁止

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

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

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

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

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

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

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已也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

不恐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

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

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

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師古曰與

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

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

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

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適讀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

曰言斂取錢財以供給與造非法之用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

讀曰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師古

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知薄曰平鑄激故使掾平鑄令功使之自知過

也晉灼曰王常為光武鑄其將帥此謂徐以微言鑄鑿遣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鑄謂琢鑿也鑄音平至反

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

人且代游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

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

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薛

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

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時令條有

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

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

乎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誦

同所守各異唯聖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

人為能體備之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

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

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

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

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池陽令舉廉吏獄

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

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

獄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

立家私受昧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

借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師古曰以府掾

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

官事故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

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

職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

里壹关相樂師古曰壹关謂一為斯亦可矣扶慙愧官

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

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

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

職辨師古曰共讀曰供音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未

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

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

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

今當選於羣卿以克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

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斃

斃音丁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

茂行繁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

轂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夫雅丞民之詩云惟

食也音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畱二郡稱治為左馮翊

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

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三輔之賊什九

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左內

史之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

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舉

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

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

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

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解大夫履行清潔減退膳食寧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

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

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

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

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史亦

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

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

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

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

護為廣陵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

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

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

后也趨讀曰趣言苟取辦

史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

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

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

也廼者廣漢羣賊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

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鬪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鬪與鬪同幾音鉅

依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掾為姦師古曰並音步采反侵擾百姓

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

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謾誰也音慢又有音莫士反繇讀與由同

司法君領職解慢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効也解讀曰懈慢與慢同開謾欺之路

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

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

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

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集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

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

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

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

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

脩居宮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

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

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脩途竟服繇是兄弟不

和父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

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

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昧客楊明

欲令創咸面日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會司諫

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

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

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

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

中恐為計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

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扇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

黠無所畏忌萬衆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鬪

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

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

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上浸之源不

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况

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皆大不

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

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

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疾者與

瘠人之罪鈞惡不直也

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瘡者律謂

瘠人罪同也師古曰瘠音侈瘠音鮪

咸厚善脩而數稱

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

師古曰言咸為脩而不直毀宣是不誼而不直

況以故

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

師古曰趣讀曰促

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

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

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今以況為首惡

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

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

適成大辟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

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

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

師古曰以其身受其罪也

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

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況身及

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士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

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

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

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雷過其

縣橋梁郵亭不脩

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

宣心知

憲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

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

之具也解

觀視園菜終不問憲以吏事憲自知治縣不

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畱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
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
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
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
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畱京
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
長安會赦因畱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傳貴主附事之
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
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况况發揚其罪使使
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

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

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抉挑也與讀曰豫
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抉音古穴反挑音七凋反
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况梟首於市白太后

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

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

俛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

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

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

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

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滯泄省中

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

候伺咸事咸掠治因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咸具

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

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又

之成帝卽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

蕭育朱博爲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徒雲陽平

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

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爲刺史行部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

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

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

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

郡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

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吏所止理事處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

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

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廼至於此後

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

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

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

臥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

師古曰言懼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

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

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

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

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

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

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襜

師古曰襜音襜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

尤不愛諸生所空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

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

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

不能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

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

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

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

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以是豪強慙服師古曰

目熱音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師古曰

之中報仇殺人而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

至姑幕事畱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

丞詣閣博廼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

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讀皆曰豫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

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

有書師古曰言已得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

如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

晝夜馳騫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

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下亦可

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類此也以高

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

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在愛而

不能便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蕞反

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少時嘗

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

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癍師古曰癍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博

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闕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

其得被斫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

之事情狀馮翊欲洒卿耻技拭用禁師古曰技拭摩也酒音先禮反技音支粉

反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救

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命泄技其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

於博以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宅

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

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

所匿師古曰積累前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

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教自

改而已投刃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

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遷為太

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掾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

寇盜師古曰若兒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師

日間音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

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

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

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

年亦獨耳剝日父師古曰剝劫也三尺律令人事

出其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

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師古

欲用意覆之不道法律事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

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師古曰中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

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

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異就國有司奏

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乏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其後遂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

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

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
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
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
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
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權輕
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
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
從之迺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
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
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

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
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所以廣聰
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
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
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
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
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
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
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

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
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蕪軌
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
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楮夜
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
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
以帶之其趨事侍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
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
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
傅晏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

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為大
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
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
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一千
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
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
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諷博受詔與御史大夫
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
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
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

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事與喜相似即拜奏喜武

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

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

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

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

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察先

言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

音工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卿臣師古曰

讀曰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立

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

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

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

十四人師古曰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

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

僑如欲顛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報囚行父

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

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

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今晏

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若丘事在成十六年放命圯族于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

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

階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

道上滅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

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後附丁傳

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稱音天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

陷辭窮情得仰藥飲鳩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久矣哉

田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前漢書卷八十三終

前漢書卷八十四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止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

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

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

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以

達自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八十四

一

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
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
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
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
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
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
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遣門下諸生至常
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
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
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

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

盡輒奏事京師也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

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

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

時時行事有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

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方

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

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解慶有罪未伏誅

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又暴揚尚書

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

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

長取其母與豶猪連繫都亭下師古曰以深辱之也商壯豕也音家商兄

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

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

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奏可司隸校尉洎勳

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

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

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

命大夫謂司隸也其諄逆順之理師古曰諄垂也音布內反宣本

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

而宜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

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

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

日趣讀日促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

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

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

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

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

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頓過廼就車師古曰頓

待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

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春

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

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

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

以視四方師古曰視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

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設讀與慢而又詘節失度

邪調無常師古曰調古諸字也私過辛慶色厲內荏墮

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大中

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教正以先

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

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師古

曰從音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

如淳曰律殺不辜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

復舉奏勳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

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

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

詐廢正法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

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益

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又是時起

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

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

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

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

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

宜師古曰言當犯近貴戚而見毀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

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

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免為

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

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

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

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

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

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曰小功十四曰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為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

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

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

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

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

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玉可代大將
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有
從博士為刺史云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
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
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代也簿音主簿之
及御史大夫缺二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
丞相宜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
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
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皆
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

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父之音薨鳳弟
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
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
咸內懼不安廼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
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在貪汙營私多欲
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
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
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僻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
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

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
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
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
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
師古曰冒貪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
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
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
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
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誠於詔文也
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

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
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
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
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豫今立斥逐
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
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
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
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
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
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
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
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
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
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
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
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臣
覆蔽也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姦
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
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

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
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
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
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
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
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
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
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
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

術師也知得曰劉歆及田終術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

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

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

眺側匿星字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

水不流由地之鎮宜固而崩水逆流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民人訛誣斥

事感名如淳曰斥事并水溢之事也三者既效

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

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

弧中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

也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

明明猶張也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

上鎮星也逆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

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月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萬歲之期

近慎朝暮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上無惻怛濟世之

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

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勳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

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方進憂之不知

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師古曰賁姓也言大臣宜當之

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

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

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

疫溺死關門杜開張晏曰元延元年章失國守備盜賊

黨輩吏民殘賊歐殺良民斷歛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

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

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

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

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

財用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

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

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墮城郭旁地園田人多益其稅也

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常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增益鹽鐵變更

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

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

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將何以輔朕

帥道羣下而欲又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

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

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

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

賜上尊酒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問止祕

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

供張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天子親臨

弔者數至禮賜累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

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諡曰恭侯

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

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

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

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

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臾義至內謁經

入師古曰內謁猶立迺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

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

送鄧獄師古曰部分其掾而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

自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義曰

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載

環宛市迺送師古曰環繞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

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

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

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

有所恃挾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為弘農太守遷河內太

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

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元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今欲廢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

略以明其法徵在京師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赴

於是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斬

觀令文選曰觀縣名師古曰音工渙反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

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

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

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

王傅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

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

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大懼廼

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

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

王城門校尉王况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妻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

宣平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雲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

師古曰兄讀曰况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

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

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遠並為橫壘將軍屯武關師

曰遠姓也並名也遠音錄義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

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常鄉侯陽侯音丞

王輝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

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且

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

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

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羣臣皆

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前

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此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月

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追諸侯王三公列侯子汝卿大

夫元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不弔天降喪子

趙傳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傳太后可太后董賢也洪惟

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雅也

大思幼雅孺子當承繼漢予未遭其明恐能道民於安

况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者

謙辭也道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予惟往求朕

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以傳近奉承

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傳讀曰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

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

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

興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

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

宗之序師古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災使

民不安師古曰咎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

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右粵其閭日孟康曰

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曰諸民獻儀

九萬夫孟康曰民之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

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

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通攝師古

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

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

國君或有

言曰為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帝不違卜師

室於孺子為族父常加禮敬不可征討

目上既得吉故予為沖人長恩厥難曰為辱義信所犯

天命不違誠動鯨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予遭天役道大

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

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予除亂非自憂已身也予義彼國君泉陵侯生書應勳

後侯劉慶也上書日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

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

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年在緹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

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辟

之事選孺子熙為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予惟趙傅丁

董之亂遇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隄晉灼

亮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二隊極厥命師古曰隊隕

為辱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予

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

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今天其相民況亦

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

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

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配元生成

以與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神

靈之徵師古曰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

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享不避

戚師古曰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大緒夫豈不愛亦惟

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大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會玄俾

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垂繆制

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

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

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

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

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

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太皇太后臨政有

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

侖出於重壑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壑洛所出古讖著

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讖故今當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以

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

大矣師古曰言因此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

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

爾不能遠省識古事天慈勞我成功所孟康曰天慎勞

豈知太后之勤乎我國家成功之

在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

之業安帝室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

事師古曰肆陳也天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誠天其累

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天亦惟勞我民

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我勞我衆衆若有疾

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

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

室之意則子當築堂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師古曰父而構芬撩以成之菑耕其田

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

受大命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奔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詩叛逆也若祖宗

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

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止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鳥虵肆

哉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

助國道明師古曰道中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亦惟宗室之俊民之

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粵天輔誠爾不

得易定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誠況今天降定于漢國

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

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為難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難古難字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

信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天亦惟休予

祖宗予害其極上害敢不于從事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疇之事

祖宗予害其極上害敢不于從事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疇之事

往從言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十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必從也

人而美疆土况今十并師古曰言循祖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

信之矣師古曰言循祖上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迺遣大夫桓譚等班

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曰

告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諭於師古曰言循祖諸將東至陳留孟康曰

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

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

嗣孺冲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

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

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漢家制作之業

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

以為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

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今翟義

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

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

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鼠也莽誣後雲竟

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兄宜靜言令

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冷善也言其陽為所殺鄉

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

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

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及逆

大惡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

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

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

積而聚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

師古曰共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

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

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

持黃金印赤鞞纒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鞞即令

鞞所以繫印也纒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鞞音弗纒音逆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

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亡孟康曰謂

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初三輔聞翟義起上咸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

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

令師古曰釐讀曰郈劫略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

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

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

正元元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疆弩將軍

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

王奇為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彊弩將軍中郎將
李攀為厭難將軍師古曰攀音所林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
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
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
莽迺并錄以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
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
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
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
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
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

有怪

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

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

生蒲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

皆斷頭

師古曰比狗音必寐反

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

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倣儻

師古曰倣音土歷反

今數有惡怪恐

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以避

害

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

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

宅汗池之

師古曰汗停水也音烏

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

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

葬之

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

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疆

鯢築武軍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此

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鱣鯢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艾也懲惡也鱣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五奚反觀音工喚反 廼者反虜劉信翟義諄逆作

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盤屋南界

芒木之曲而多竹林也即冷同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

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珍滅於圍趙明依阻槐

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霍鴻負倚蓋屋芒

竹師古曰負恃也師古音於綺反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

之鱣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

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苜蓿也聚也建表木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書曰反虜

逆賊鱣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

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

以多財用崔蒲之利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

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

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

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

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美芋魁古

曰言田無溉灌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為飯也美芋魁者以芋根為羹也飯音扶曉反

食音及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兮福所倚誰云者兩黃

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前漢書卷八十四終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
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育
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育謂孟育謂夏育皆古之勇義
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育音奔
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與功費而無水

前漢書卷八十四終

前漢書卷八十五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郵支單于

侍子

師古曰為使而送之
還本國也郵音質

為郵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

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

師古曰師李延壽也
一姓繁音蒲河反

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

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

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

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

師師衆也燕兒細繹以求咎愆師古曰目細讀曰抽細繹者引其端緒也使臣等

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

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

志行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

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

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

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厭再三告示也

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

慎舉錯婁失中與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與讀曰敷內寵太盛女不遵道

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

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

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昔褒姒用國宗周以

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閭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魯詩小雅一月之交篇

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弱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邈之不極是謂

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

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師古曰

亦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

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夫師古曰美也絕卻不享

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

欲享其麗也師古曰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

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師古曰經曰繼自今嗣王其

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惟宜也未有身

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

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

以戒伯功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陳

而謬釋非本實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

也伯讀曰霸師古曰解並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

女社稷以傾師古曰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閹之亂賤者

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以廣繼嗣之統息

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

而黜申后故國人作此詩以刺之永言此者

譏成帝專寵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

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亦雅者月之

淫於色故皇父之屬未有閭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

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

名也號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四輔既備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信也

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命亂

為四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

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也皆使學先王之

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

艾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艾又治也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

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未有左

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

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

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師古曰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程效也

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浸潤積漸之深也則

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其下亦同經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

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

灾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茶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

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甚取怨於

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銅廢勿用

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

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一時不患

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

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

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

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

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

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曰極之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解已具於前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今三年之

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上也

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

用其言晉灼曰疏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

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

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

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

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

之虛文師古曰角競也欲未殺災異滿譫誣天師古曰未殺掃

問也殺音先曷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

反譫音來重反

漆拔樹折木師古曰自甲至巳成六日也漆與臻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

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

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卽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

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

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

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

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禁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豕之盤

曲犬牙之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中后之父洞洞屬

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魯通安陽上官榮博陸

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

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

師古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閉也其竊恐陛下舍昭字從木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

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晻字與

一感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

大者也陛下卽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

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

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

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

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

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

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

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

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

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

此為鳳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

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耳

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直當也

令音力成反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慰釋皇太后之憂

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灾異訖息陛下則不

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灾山

石之異將發不义發則灾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

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疏賤之臣至

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將

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

言也師古曰右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

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

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

言而言示腹心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

誅即以為敲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

師古曰從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

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

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

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

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

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

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猶受

也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以

加師古曰察明也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為智

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譽而以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齊客隕首

公門以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人不與孟嘗

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栗賢者到宮門自剄以明孟嘗之心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

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

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

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

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

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

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父

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

蚤薨繁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繁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故而計之

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

裏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是則車

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

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

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

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參詳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

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

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

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

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

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

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

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

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又享

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

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

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為司馬以疏聞親自位過故以太白喻司馬

司馬主其故也是永之從曲資苟合也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

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

沈漸讀曰曆周書洪範曰沈漸剛克言人性沈密所執謂曆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爾

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亦自

有辭於音故方與將相大臣垂離之萌也何故始襲按斯言自救解

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

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

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

軍永乃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

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永

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

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

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費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月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

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

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

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

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

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

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

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

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

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

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

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

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

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秦誓之

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

是信是使師古曰亦秦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

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城

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威音呼悅反易曰濡

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也言就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

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秦厚也

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

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饋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

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愬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懿美也愬智也言幽王以愬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

之鳥故以喻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

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

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

不饗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

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屬

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

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榜筆瘠於炮

烙師古曰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

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多繫無辜掠

立追恐師古曰掠笞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

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生入死出者不

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孟康曰王者必先自

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

日謂私畜田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

更作私字崇聚僥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僥疾

又匹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挺

鼎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亂服共

坐流酒媒媢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

也遁流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

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

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

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

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

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絲役

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師古曰言役百乾谿費疑驪山師古曰

日疑讀曰礙礙比也言勞役之功百靡敝天下五年不

倍於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

成而後反故又廣野營表音灼曰野音野野大也發人家墓斷截

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

饑仍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

師古曰冗亦散也餒餓也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

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

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

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與永言同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

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

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

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

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

嘉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

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

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媵出之具

師古曰媵亦情字耳媵出情游也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

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王堂之盛寵

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出炮烙之陷阱誅戮

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

寢初懷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

亦謂 漢制之更謂更事也音重衡反 存恤振採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

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义尸厚祿以次貫行固

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 夙

夜孳孳婁省無怠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

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

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

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

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

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

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

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每言事輒見

蒼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云師古

謂發 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廡者勿追晉灼曰交

安六十里 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

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

時灾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

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

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

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

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

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

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

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

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諫官但郡守耳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

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

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復以屍

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復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遽伯玉退

彌子瑕以屍諫也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

湯也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

給事中出入二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

眷聞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

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

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

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

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

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

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酒荒

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遯骨肉羣小用事師古曰峻

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守與尤

同尤過也特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

音布內反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第星耀光師古曰第與

及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字同音步內

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

夫去惡奪弱遷大雅皇

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

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陛下

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

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遭无妄

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

直百六之災隄三難異科雜為同

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

羣災太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寒

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

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四月丁酉四方衆星

日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

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此精所

生流隕之應出於飢饉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

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內則為深宮後

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北宮

死圍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微舒崔行之亂

日陳夏微舒弒其君平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

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

朝暮諸夏則舉兵以火角為期張晏曰以災安危之分

日戒有兵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

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

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中

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

動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

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

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

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

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

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

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

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吝則

吉論語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

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

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詆古之王者遭衰難之

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

共求師古曰共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

讀日供

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

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

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

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百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

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賤穀也大異較炳如彼水

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

益於已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

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

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墜如今便泥屋也音許既反

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揀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宮中御府均官

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輪造

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

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

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到

兼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緩元元之心防塞人姦之

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

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

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

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

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等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淡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為驃騎將軍薦永徵人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及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

已之親等已之尊不已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音式冉反而說者妄云分陝是潁州郊縣繆矣嗣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故

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音胡間反俱享天祐兩

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

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彼必和悅無憂乖異也昔文侯寤

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所封擊於中山二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對以禮陳平共壹飯之

文侯感寤寤廢訢而召立擊父子更親也

養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用陸賈說以五百金為絳侯具食是也共讀曰供所接雖

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

音一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

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

鄴後以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為腹

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

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

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

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

業為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元壽元年正月朔土

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

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

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

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

車以頭擊闕腦乃播出口臣生無補於國而不知死

也繆公感寤而用卞和獻寶別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

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

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

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

子劉奉世曰文母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曰隱

二年紀侯使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

人謂婦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音所例反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解漢興呂太后權私

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掩師古

曰掩與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

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灾

異以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故在於得一類

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

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

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于天也

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

在朝必以惡終入于地也

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

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陰道也

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

何言與

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

善閔子騫守禮

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前大司馬新都

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

絕猶受封土

師古曰董宏也

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

免歸故郡

師古曰傳遷也

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

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

私君國非功義所止

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諸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

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

將軍屯寵意拜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略晉為

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晦然日食

師古曰晦音烏感反

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

聽所欲輒隨

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

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

者異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

師古曰尤過也言過惡正在於此

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

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

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

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

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以所行為可計策之

也誤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師古曰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疑自

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傅遷鄭業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

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師古曰右讀曰佑應謂應天戒而脩德政

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師古曰謂雉升鼎耳故大風懼而脩德解在五行志

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乃啓金

勝之書悔而還周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

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

福祿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

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

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

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

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同空其正文字

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

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

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

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譚不受城門之

職指金火以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蕩之德未純與音親已忘舊怨也可

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諒信也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

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前漢書卷八十五終

前漢書卷八十六

而而

前漢書卷八十六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蘭臺令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師古曰郫音疲宣帝時天下和平

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師古曰婁古婁字也而益州

刺史王褒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

篇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四海也

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八十六

列傳

一

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

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

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樸

又令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遷為鄆令坐法免歸武兄

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

不入縣數負其課師古曰以顯家不入市嗇夫求商捕

辱顯家師古曰求顯怒欲以吏事中商傷之也武曰

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

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

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

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腐除免之而已師古曰

減也減除其狀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

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

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師古曰屬

委也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

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

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曰聚為

也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

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古曰刺史每歲盡聖未

前漢書卷八十二

嘗不造門謝恩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

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

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矣然後入

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已廼見

二千石以為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

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

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

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眾等師古曰其謂酒酣見

其兄子師古曰命出見顯等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

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為其所惑也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

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

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眾強

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

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相

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灾害什四

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

兖州刺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

舉者召見繫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有司

以為詭象虛偽師古曰詭違也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

復入為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

御史大夫成帝欲脩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即

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武更

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

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言在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

以南陽犢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國師古曰犢音昌牛反增邑千戶

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師古曰獎勸也為楚內

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師古曰兩龔龔勝龔舍也及為

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

師古曰多重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更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

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

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

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

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師古曰

信之而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

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

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

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

故師古曰又依其舊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

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

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

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

右謂天子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

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

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

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

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

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

侯王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曰哀帝為莽求特進

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友更以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

發覺也太后為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

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

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

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人司馬辭位辟丁

傅師古曰辟衆庶稱以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

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

相善二人獨謀以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

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

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

荆宗室親踈相錯為國計便師古曰錯於是武舉公孫

及外戚師古曰錯

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
 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寢
 盛為宰衡陰誅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太
 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
 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
子二人皆南陽人
 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
 武武自殺衆人多寃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況嗣為
 侯謚武曰刺侯莽篡位免況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
 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
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云

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
 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
 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
 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
 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
 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
正也正其
 者垂失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
 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
之賢耳非必其人皆
 也有德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
命卿命
 於天子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

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

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

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為雲中太守匈

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

師古曰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

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

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

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

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

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

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

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

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因悉盡也言事無大小吏或居官

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

持羣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

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

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

易危小失易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

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

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

為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

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

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良善也良有章効事

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憂動故

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

必有敢告之字廼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唯陛下留神

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

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

師古曰當寬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

也師古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

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召整屋令尹逢拜

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

服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

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

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

謀弒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

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

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撥

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師古曰撥讀曰剗剗削也欲

師古曰剗剗削也

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

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

日視讀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

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

董賢必貴寵故妄得對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

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

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

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

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

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

知順指不迂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

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

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鑿伍宏等內

侍案脉師古曰案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

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

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

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反賴宗

廟之靈侍中附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

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
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
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
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
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
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
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
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
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
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
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
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
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此
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
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
者屬其家勿使於眾人中謝也賜節約是時外戚貨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
也師古曰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

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克實也

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

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

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

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擊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

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

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

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望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

席緣綈繒而已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

曰恭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此猶頻頻也共讀曰恭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

師古曰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附馬都尉董

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

渠灌園池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蓋門外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

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厨官主為官食道中過

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

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

子太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

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

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

道路謹諱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為

田之制從此墮壞

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各目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命均等今

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

師古曰苑古苑字墮音火規反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

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等也

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

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

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

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

師古曰鄉讀曰嚮

往者寵臣

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

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

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

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

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

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

師古曰傅晏傳商鄭業也

嘉封還詔書

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

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

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

陽其害疾自深

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

今聖體久不平

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

師古曰言上意頗惑爲下所窺也

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

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

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

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

心今太皇太后以來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

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朝

也巳解於上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

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

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師古曰罔

謂誣蔽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

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

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

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

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

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

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

書命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師古曰鞠及宗伯皆姓也鞠音居大反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

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
 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
 頗知雅文鳳經明行脩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
 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二十餘日嘉封還
 益董賢尸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
 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
 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
 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
 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
 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

臣尚然則遠者固宜爾也對狀師古曰勅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

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

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

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孔光以

下衆共効嘉而勝獨為異議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

愆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詰廷

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

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

許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

相之識宜奪爵士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
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
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
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
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師言曰言大
臣之死積累
其行而為誅也誅
者累德行之文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
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給也
關貫也裸露也非所以重國褒宗
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
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

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免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
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
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
示萬眾丞相是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
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
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
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
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
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
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

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叩天歎曰幸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大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卽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

傳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王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

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

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

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卒暴無

漸師古曰卒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

師古曰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

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

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

子年雖六七卜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孝成皇帝深

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以壯年克已立陛下

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

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

師古曰言常若在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

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

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

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

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不能盡忠

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

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

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

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

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

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

之父也華陽夫人孝文王之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

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

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

稱引亡秦以為此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

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

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傅太后

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

等復奏言師古曰冷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

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

曰皇者至尊之號其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

服御宜皆副稱之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

以為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

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

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

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

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

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二上之義也定陶共
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
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
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
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
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
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
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非所以

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師古曰浸漸也

會有上書言

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

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又

難卒變易

師古曰卒讀曰猝

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

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

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

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

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

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炅欽上書

蘇林曰炅音桂

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

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職
恐不厭衆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
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以斷事之中而定所疑知丹社稷重臣議
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爲當治師古曰傳讀日附
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
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
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旣不明委政於公間
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
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
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

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

寵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以挺爲縣名失之遠矣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共

立此議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

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

周之徒虛僞壞化寢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

求已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

朝市言事者以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

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

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

慮不周密懷諛迷國師古曰諛詐也音虛袁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

甚為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
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
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犬司空
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
德為國黃耆師古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親
更生黃者也耆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
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
往免爵大東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
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
師古曰財與
裁同復報也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傳太后為皇太后丁

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立
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
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
為庶人時天子衰靡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
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
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
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
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傳
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
廟諸造議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

人徵丹請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
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關內侯師
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
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太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
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
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以章有德勲厥功也其以厚丘
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
子業嗣王莽敗迺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

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傳不宜稱尊號考其禍福乃效于後師古曰終

位董賢遇禍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

丁傳喪敗戚師古曰疑讀擬擬比也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

曰蕢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一蕢之士固不能障塞江河是以其身沉沒也蕢音匱丹與董宏更

受賞罰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免爵士及丹廢黜宏復復封正莽執政宏為庶

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

危殆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此古人所以難受

爵位者也

前漢書卷八十六終

前漢書卷八十七上

揚雄傳上第五十七上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師古曰自長楊賦
以後分為下卷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

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師古曰采官也以
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不知

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
分系緒也揚在河汾之間應劭曰揚
今河東揚

縣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八十七上

列傳

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偏揚侯

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

晉大夫食采於揚為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無揚侯有揚侯則非六卿所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

諸謀蓋為陳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偏揚侯乎揚侯逃於楚巫山因

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

所治也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

處嶧山之陽曰郢師古曰嶧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陽郢縣名也嶧音旻郢音疲有田

一壙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上地夫一壙一百畝也世世以農桑為業自

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揚者皆非

雄族故言無它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

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謙晉灼曰佚蕩緩也口吃不能

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曰湛讀曰沈清靜亡為少耆欲師古

曰耆讀曰耆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

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

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

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

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

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

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書以存身也師古曰大行

安步徐行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廼作書往往撫離騷文

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

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悉而無聊也師古曰惜誦懷沙皆屈原所作九章

中之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有周

氏之蟬媯兮或鼻祖於汾隅應劭曰蟬媯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

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揚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媯音於連反靈宗初謀伯僑兮

流于末之揚侯應劭曰謀譜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叙也淑周楚之豐烈

兮超既離虯皇波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因江潭而

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虯古乎字

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往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

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師古曰記書記也謂弔文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記以往弔也欽

敬也潭音尋淮音亦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

放反絜音力追反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闢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

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易曰天地閉賢人

隱辟讀紛纍以其洪忍兮暗纍以其續紛應劭曰洪忍

曰續紛交雜也洪音吐與反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

忍音乃典及續音匹人反于周正迺稱陽朔應劭曰招搖斗杓星也主天時周正

十一月也蘇林曰言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已以此時弔屈原也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

也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已

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師古曰圖案其本系之圖書帶鉤矩而佩衡兮履

前漢書卷八十三

機槍以為綦應劭曰鈞規也矩方也衡平也節展曰機

佩帶方平之行而昭惡人跡以致放退也師古曰素初

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難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難

遠游乘龍之言也質難者恨世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

曰麗服謂慮江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是也難

音資嫩娃之珍鬢兮鬻九戎而索賴孟康曰嫩間嫩也

賴得也九戎被髮鬢雖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嫩娃皆

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資美女之鬢

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嫩音鳳皇翔於蓬階兮

子踰反姓音鳥佳反鬢音徒計反鳳皇翔於蓬階兮

豈駕鶯之能捷應劭曰蓬階蓬萊之階在海中晉灼曰

相如傳騁驪駒以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師古曰驪

駕音加騁驪駒以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騾音馬名

也其色如華而赤也言使駿馬馳騁於屈曲艱阻之

棘之榛榛兮緩狄擬而不敢下師古曰榛榛穢穢貌也

而長尾擬疑也榛音臻又土臻反狄音弋授反靈脩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

忽焉而不蚤睹服虔曰靈脩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

諧言也唼音妾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應劭曰衿音

帶也芰菱也師古曰衿音其禁反菘亦荷字芳酷烈而

莫聞兮固不如襲而幽之離房師古曰襲疊衣也離閨

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應劭曰衆士競善猶女競

也相態以麗佳言競為佳麗之態以相傾也淖音綽知衆嫫之嫉妒兮何必颺纍

之蠶眉晉灼曰離騷云衆女嫉余之蠶眉師古曰嫫美

屈原自舉蠶眉令衆嫉之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

嫫音胡故反眉音室

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晉灼曰龍埃

士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懿美也埃待也龍以潛居待雲為美以譏屈原不能隱德

自取禍也被讀曰披 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

疑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晉灼曰雄愍屈原光香奄先秋

也師古曰燁燁光盛茶香草名橫江湘以南泝兮云走

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序重華應劭曰舜

也走趣也重華舜名也泝音干放反走音奏潭音尋衷

音竹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張晏曰舜聖

全身資於事父以事君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

見許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

必獨見然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

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應劭曰精細靡屑也瓊玉之華

糧兮予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

其將暮師古曰此又譏屈原云瓊靡秋菊將以延年崦

崦忽迫喜於未暮何乃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

馳應劭曰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晉灼曰離騷云總

余轡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

乘以留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以喻君鸞鳳騰而不屬

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楚辭云鸞鳳為余先戒兮

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鳳俊鳥也晉灼曰鸞其轡

使之奔馳鸞鳳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雲師言莊嚴

未具使君卷薜芷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

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師古曰雜騷云貫薜荔之落葉

雜杜衡與芳芷又樹蕙之百畝

雜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江

湘而喪此芳乎棍大束也漚漬也今漚麻也棍音下本

反漚音一構反費椒稱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孟康

又音一候反釋以椒香米饌也離騷云懷椒稱而要之音灼曰離騷

云索瓊茅以建尊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建尊折

竹所用卜也稽音所又音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

江臯音灼曰靈氛古之善占者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

為費椒稱而勤瓊茅也湛讀日沈江臯江水邊之游地也

繫既丞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音灼曰丞慕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

不信其所行自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見困而遂去師古曰離騷云鸚鵡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不芳雄言

終以自沈何惜芳草而憂鸚鵡也鸚鵡字也鸚鵡鳥一

名買鏡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鳴則象芳皆

歇鸚音大系反鸚音桂鸚字或作鸚亦音題鸚又音决

鏡音初纍葉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師古曰離騷

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又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

之佚女此又譏其執心不定也處妃古神女有娥女即

簡狄也處扞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

讀曰伏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扞使也耦合也扞音

反普耕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

兮奚必云女彼高丘蘇林曰離騷云登閬風而縹馬忽

喻士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揚雲蜺之旖旎周

風在昆侖山上故云望昆侖也旖旎雲貌也穆流猶周

流也女住也何必要仕於楚也旖音於綺反旖音女綺反穆音居蚪反女音尼據反既云鸞車之

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音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琬

言既無鸞車則不得云駕八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

龍也幽藹猶掩藹也蛇音移

前漢書卷之五 五

招與九歌

晉灼曰離騷云擘如蕙以掩涕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師古曰此又譏其哀樂不相副也

讀曰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歎以於邑

今吾恐靈脩之不繫改

師古曰離騷云增歎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雄言

自古聖哲皆有不得遇屈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寤也於邑短氣也於音烏邑音烏合反於邑亦讀如本

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

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音芳非

及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

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

系戀意在舊都裴回反覆屈原何獨不懷鄢郢而赴江湘也濤大波也瀨急流也濤音大高反

之舖歎兮絜沐浴之振衣

師古曰漁父云何不舖其糟而歎其醜屈原以為溷濁不

肯從之乃云新沐者必振衣也奔由聘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

遺師古曰由許由也聘老聃也二人守道不為時俗所汙然保已全身無殘廢之醜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

其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聃孝成帝時客有

高蹤而遵彭咸遺蹟蹠也音之亦反

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陰后土以求

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

還奏甘泉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

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師古曰

雍聚也明號謂總三皇五帝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

錫羨拓迹開統應劭曰卹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

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師古曰羨音弋戰友拓音託於是迺命羣僚歷吉

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

詔招攝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云招攝在土急繕其意太陰

歲後三辰也服虔曰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獮

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

屬委也以壁壘委之梢擊也扶管也梢音山交反魑音

丑乙反獮音揆聿反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麟而軍裝

貌也軍裝為軍戎之飾裝也麟音來忍反蚩尤之倫帶

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戚以玉

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齊總總擗擗其相膠

葛兮焱駭雲訊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

膠加也訊亦奮訊也擗音子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

虎參差魚頤而鳥駟師古曰柴虎參差不齊貌也頤音

初林反韻音胡結
翁赫留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

鳳成章師古曰翁赫留霍開合之貌也霧地氣發也蒙

也智讀與忽同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翳華芝師古

鳳者車以鳳凰為飾也駟蒼螭兮六素蚪師古曰四六

四或六也螭似龍一名虯略綦綏濼庠慘纒師古曰

然陽開晉灼曰帥聚也雲散也師古騰清霄而鞅浮景

兮夫何旃旒邴偁之旖旎也師古曰騰升也霄日旁氣

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曰如星之流如敦萬騎

音吉又音質偁音居傑反旖音猗旎音女倚反流星旄

前漢書卷六十七

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古曰教讀曰屯聚也方並也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師古曰馭然疾意也馭音普萌反馭音先合反

高行之崿嶢兮超紆諳之清澄孟康曰行無崖岸也紆音普萌反馭音先合反登椽樂而狝天門兮馳

閶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樂甘泉南山也李奇曰狝音貢蘇林曰狝至也師古曰入凌兢者言

是時未轆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轆與疎同轆至也通天臺名也言難未至甘泉則遙望見通天臺也繹繹相連貌

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師古曰慘廩亦寒涼之意也洪大也紛亂雜也錯互也廩讀如

直曉曉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虜疆度師古曰曉曉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疆境也度量也言此

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又列樹辛夷於林薄之間也草葉生曰薄

芟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如淳曰并闕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

崇丘陵之駮駮兮深溝嵌巖而為谷蘇林曰駮駮音叵我

石關施靡序延屬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帝復往在脩治之師古曰逞古往字往言所

於是大夏雲謁波詭摧摧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為雲氣水波相謁

謠也摧摧林木之崇積貌也音灼白摧音經水友師古曰摧音于水反觀謂形也音工喚反經音丑成反仰

橋首以高視今日冥眴而亡見師古曰橋舉也冥眴視不諦也橋與婿同其字

從手冥音漢見反眴音州縣之縣正瀏濫以弘倘兮指東西之漫漫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眴音州縣之縣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疾也師古曰繳猶拂也繳音莫左櫓槍而右玄冥今前

孔反繳音匹列反又音普結反玄冥而右駘雷雄擬相如故云左

標闕而後應門玄冥而右駘雷雄擬相如故云陰西海與幽都

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標怒應門正師古曰今涌醴汨以生川

絕遠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如淳曰言闕之高迺陰西海也師古

出汨汨然也汨音于筆反蛟龍連蜷於東屋今白虎敦

圍庠昆侖師古曰連蜷卷曲貌敦圍盛怒也言甘覽膠

流於高光兮浴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光宮名也師古

貌也方皇彷徨也西清西曰穆流屈折也浴然閑

箱清閒之處也浴音容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孟康

和氏璧為梁壁帶也其聲玲瓏也晉灼曰以黃金為壁

帶合藍田璧瓏玲明見貌也師古曰崔嵬高貌瓏玲晉

說是也崔音才回反魏音炕浮柱之飛棟兮神莫莫而

五回反龍音聾玲音零炕扶傾師古曰炕與抗同抗舉也棟屋椽也言舉立浮柱

傾而駕飛棟其形危竦有神於冥莫之中扶持故不

也闕闕其廖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闕闕師古曰闕高門貌

紫遠也紫宮天帝之宮也崢嶸深遠也闕空虛也寥廓

音抗闕音浪寥音僚崢音仕耕反嶸音宏駢交錯而曼

衍兮暖嶂隗窳其相嬰師古曰言宮室臺觀相連不絕

衍音亦戰反暖音宅賄也暖安施之貌嶂隗猶崔嵬也

及嶂音阜隗音五賄反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

成師古曰乘登也雲閣亦言其高入於雲也蒙籠曳紅

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師古曰言宮室曠大襲琤

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肅庠臨淵服虔曰襲繼也桀

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回焱肆其矚駭兮被桂

當以下國為戒若臨深淵也回焱肆其矚駭兮被桂

椒而鬱核楊師古曰回焱回風也肆放也矚過也駭動

也被古披字鬱聚也核唐棣也楊楊樹也

也被古披字鬱聚也核唐棣也楊楊樹也

古賢皋陶伊尹之類冠等倫而魁桀之意周公旦也

能由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師古曰甘棠之

相與齊庠陽靈之宮師古曰齊同也

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師古曰

喻青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謂偃而靡之藉地也

英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芳潔也瑕謂日旁赤氣也露英言其英華之露集庠禮神

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建光耀之長旂

今昭華覆之威威威威猶威嚴也旂旗之旒也一曰燕

尾旃音攀旋璣而下視兮行遊目序三危陳衆車於東

阮兮肆玉欽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

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欽車轄也九垓九垓也

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

御師古曰從從前進之意也御猶乘也鸞車之垂飾

梁弱水之滌滌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滌滌耳

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處妃師古曰西王母在西方周穆王

所見者也玉女處妃所見者也玉女處妃玉女無所眺其清虛兮處妃曾不

得施其螯服虔曰虛目童子也方學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

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付量也於是欽崇宗祈燎

熏皇天師古曰欽敬也崇積崇也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

旗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各靈旗

前漢書卷之六十一

以指所伐之國也見郊祀志 樵蒸焜上配藜四施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師古曰樵蒸薪

蒸燒火炎上焜天又披離四出 東燭倉海西耀流沙北

曠幽都南場丹厓服虔曰丹厓丹水之厓也師古曰曠

表也場音玄璿觥膠秬鬯泔淡 服虔曰以玄璿張晏曰璿受五

升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灌鬯觥觥其貌也應劭曰泔

淡蒲也師古曰觥音蚪膠音方幽反泔音明感反淡音

天敢 肝嚮豐融懿懿芬芬師古曰言秬 炎感黃龍兮燦

訛碩麟師古曰言光炎燦盛感神物也 選巫咸兮叫帝

闇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 儂暗

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儂贊也師古曰

多也委積也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偁棠

樂師古曰三巒卽封巒觀名 天閭決兮地垠開八荒協

今萬國諧師古曰天閭天門之閭也決亦 登長平兮雷

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也聲字

或作嚴言擊嚴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

鼓也厲奮也麗曰子日也胥皆也麗 亂曰師古曰亂者理也 崇崇園丘

美也沛音普大反登降崩 施單堦垣兮師古曰崩施上

隆隱天兮言其高 登降崩施單堦垣兮師古曰崩施上

也堦垣園貌也崩音力余反 增宮嶮差駢嗟峨兮師古曰增

重也參差不齊也駢並也嶮音初林 吟嚶嚶兮洞亡厓

反駢音步干反嗟音材何反 峨音娥 吟嚶嚶兮洞亡厓

今師古曰吟嚶深遠貌 嚶嚶兮節級貌 上天之絳香旭卉

今師古曰絳事也 杏高遠也 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音

旭卉速疾也絳讀與載同 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音

配也能與天地相配也詩云帝作俵祇郊禋神所依今

邦作對師古曰穆穆美也信實也俳徊招搖靈遲遲兮師古曰言

郊祭禮饗則神祇依附宋亦曰張揖字話云遲音迤今遲徐也輝光眩耀隆厥福

今子子孫孫長亡極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師古曰

秦之林先官也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

皇儲胥弩法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

屈奇瑰偉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棠

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

宮室唐虞桀桀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師于之詩序

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

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若曰

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奉大幸

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在屬車

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

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

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齊

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

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既祭行遊介山回

安邑師古曰介山在汾顧龍門覽鹽池師古曰龍門山

縣北鹽池在今登歷觀師古曰歷山上有觀也陟西岳晉灼曰在河東蒲坂縣

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師古曰陟

華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內周在岐豐堯

都平陽舜都蒲坂皆可想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

之風也虛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師古曰言

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故雄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成帝追觀

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祠甘泉之

瘞音乙禮靈祗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京師之因茲以

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

已師古曰勒崇垂鴻勒崇名而垂鴻業也隤降也祉福

也欽敬也若願也鑠美也越日也已辭也言發祥降

福敬順神明其事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

鳳之駕六先景之乘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所乘車為

速疾常在掉犇星之流旃覆天狼之威弧晉灼曰有狼

象前也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張晏曰雲梢

張也音纒奮電鞭駮雷輜師古曰輜

南子云電以為鞭策雷以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洪大

為車輪故雄用此言也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師古曰洪大

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

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義和司日顏倫奉輿師古

木牛丞其下取其負重致遠義和司日顏倫奉輿師古

古善御者也風發飈拂神騰鬼越師古曰飈回風也

義和日御名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師古曰霆亂言如雷

音才笑反又嘻嘻旭旭天地稠敷服虔曰稠敷

曰善善也旭自得之貌善音許其反獨音徒甲反巖音五到反籛丘跳巖涓躍涇

之盛至於涓躍涇跳籛丘山者也秦神下警跡寬負

診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為牛走到南山梓樹

今之其頭是也故曰秦神服虔曰診河岸之坻也晉灼

也其音而負診清蓋戒懼之甚河靈矍賜兀葦踏衰

靈巨靈也華華山也衰衰山也掌據之足踏之也賜音

試郎反服虔曰賜音石與反師古曰矍賜驚動之貌矍

音鏤賜二音並通兀古掌字凡言此者以車騎之

衆羽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而自放也遂臻

陰宮穆穆蕭蕭蹲蹲如也穆靜也蕭蕭敬也蹲蹲行有

節也蹲音靈祇既鄉五位時叙師古曰鄉讀曰嚮服

千旬反縕玄黃將紹厥後師古曰縕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

淳坤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天玄而地黃將

也言天地之氣大興發於祭祀之後細音因縕於云反

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輿也以

覽虢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

之以通河水灑沈蓄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

故勤勞也灑沈蓄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

蓄古災字也沈災洪水也豁開也瀆謂江河淮濟也播

布也九河名在地理志東瀕東海之瀕也禹分治洪水

之災通之四瀆布散九河于東海之瀕也登歷觀而遙望兮

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

耕歷山瞰帝唐之嵩高兮瞰隆周之大寧師古曰

故云然嵩亦高也嵩高者謂孔子云巍巍乎唯天為大唯

前漢書卷之五十一 禮書 禮書 禮書

行睨陔下與彭城應劭曰睨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敗處也師古曰

汨汨往意也低回猶言徘徊也行且也意歲南巢之坎河且欲往觀也汨音干筆反睨音五系反

今易幽岐之夷平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歲與穢同坎河不平貌坎音口

反河音口窻反乘翠龍而超河今陟西岳之曉晴師古曰翠

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曉晴謂曉曉而晴曉音竟晴音士耕反雲靈靈而來

迎兮澤滲漰而下降師古曰霖古霏字靈靈雲起貌澤

淋漰音離降音胡江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師古曰

之貌滃音烏孔反汎音蓋反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

東師古曰言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師古曰

參天地參之言三也盪盪大貌遵逝序歸來師古曰遵

也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服虔曰函夏函

函包容也彼謂堯舜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

龍張晏曰乾六麗鈎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師

曰鈎芒東方神蓐收西方神玄冥北方神祝融融南方神麗並駕也驂三馬也言皆役服也敦衆神使

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師古曰敦勉也式表也六經謂

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言發其諭於穆之緝熙

志而為歌頌也攄音丑於及頌讀曰容諭於穆之緝熙

今過清廟之雖雖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云於穆清廟

高蹤師古曰軌亦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

從服虔曰軔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平其十二月羽獵

鳳虞曰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

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師古曰

也充當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唐應劭曰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

園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少木茂師古曰

也臣名也任以為虞虞主山澤之官成湯好田而天下用

足文王園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園四十里民以為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

鼎胡御宿昆吾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也有亭師古曰宜春近下杜御

川在樊西也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北繞黃山

灑渭而東師古曰渭循渭水涯而東也周袤數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穿昆明池象滇河管建章鳳闕神明駮娑師古曰駮名也駮音先合

及安音漸臺泰液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象海水周先河反

流方丈瀛洲蓬萊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效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

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

待禁禦所營師古曰營謂圍守也尚泰奢麗誇詡師古曰詡大也非堯舜

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為邊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

庖也宋祁曰一說三驅者三面驅之闕其一面使有可知之道而不忍盡物也又恐後世復

脩前好不折中呂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

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故聊因校獵

賦以風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獸而大獵也風讀曰諷其辭曰或稱戲農豈或

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戲神農為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

文飾乎故論者答之於下也論者雄自謂也彌猶稍稍也諸家之釋皆不當意徒為煩雜故無所取論者

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師古曰所尚不必同也

則泰山之封為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師古曰若不如是

於何得七十二儀也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創業垂統皆無差忒五帝遂三王誰是誰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

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序侔皆貴正與

天序比崇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靜也皆與黃廟齊桓曾不足使扶藪

楚巖未足以為驂乘陜三王之阨薜嶠高舉而大興師古曰

步貌也音去昭反嶠舉歷五帝之廖廓涉三皇之登闕師古曰

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玄冬季月隆烈者陰氣盛萬物權

輿於內徂落於外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牙始生於內而枝葉凋喪死傷於

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師古曰靈囿有靈德之苑囿也詩大雅靈臺之篇曰王在靈囿

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師古曰垠厓也音銀以終

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迺詔虞人典澤

東延昆鄰西馳闔闔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古曰昆明池邊也闔闔門名也闔讀與

音吐鄭反闔同也又儲積共倚戍卒夾道師古曰共讀音紀反斬叢棘

夷野草

師古曰夷平也

禦自汧渭經營

應劭曰禦禁也師古曰將獵其中故

止禁不得人行及獸出也汧渭以東鄠鎬以西皆以獵圍也

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

與地杳

師古曰章皇周流言匝徧也謂苑囿之大通也杳非惟乖理蓋已失韻

爾迺虎路三麥以為司馬圍經

百里而為殿門

晉灼曰路音洛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

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鴻濛沆浩碣以崇山師古曰鴻濛沆浩廣大貌碣山特立

外則正南極海邪界

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服虔曰白楊觀名賁育之倫

蒙盾負羽杖鎬邪而羅者以萬計師古曰賁育也皆古之勇士

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埜之

旱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如淳曰垂天言長大

青雲為紛紅蜺為纒屬之虓昆侖之虛師古曰

羅浩如濤水之波師古曰濤水之波言廣大滛滛與與前

後要遮師古曰滛滛與與往來貌欃槍為闐明月為候孟康曰闐閭

城門外女垣也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不鮮

扁陸離駢行佻路師古曰鮮扁輕疾貌駢行言其並廣

徽車輕武鴻網繞獵師古曰徽車有

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

胡孔反銅音徒孔反繞音捷

音步千反佻音頻

一及又音步結反

綱直馳貌繞獵相差次也鴻音

胡孔反銅音徒孔反繞音捷

冥極遠者相與迥序高原之上師古曰殷軫也冥羽幽深也殷讀曰冥

騎管管昭分殊事蘇林曰昭明也師古曰管管周旋貌也言其服飾分明各殊異也昭音戶

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序青林之下孟康曰

輻連屬貌如淳曰輻音雷輳音盧師古曰於是天子廼

以陽龜始出序玄宮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也撞鴻鍾建

九旒六白虎載靈輿岷尤公蒙恬也立

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旂師古曰歷經也捎猶拂也歷天

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歷雷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師古曰言灑火之耀及馳騎奮

及象其疾萃從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

故也師古曰戲讀曰麾謂指麾八鎮使之開關也從音

飛廉雲師吸鼻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

師古曰吸鼻開張也瀟率聚斂也言布列則如魚鱗之

羅攢聚則如龍之豪翰鼻音許異反瀟音蕭翰合韻音

秋秋蹉蹉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蹉蹉騰騰之貌切神光者言車之衆飾

望平樂徑竹林張晏曰平樂館名也晉灼曰在上林

躑躅園踐蘭唐師古曰躑躅草之圃也舉爻烈火

轡者施披師古曰轡者御人執轡也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

校騎騎而為虓虎之陳從橫膠軻焮泣雷厲驥駉

服虔曰虓音哮鄧展曰泣音粒師古曰虓虎之陳謂勇

士奮怒狀如猛獸而為行陳也焮泣風疾貌也驥駉

人反駉音普萌反駉音力莖反驥音葛驥音匹洶洶旭

旭天動地吸蘇林曰吸音吸吸動搖之吸羨漫半散蕭

條數千萬里外師古曰美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師古曰美

日鄉讀師古曰美東西南北騁者奔欲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

合韻音師古曰美挖蒼豨跋犀聲蹶浮塵張晏曰跋躡也鄭氏曰

水也師古曰美浮者也挖音佗跋音步未反師古曰美斲巨挺搏玄暖師古曰美

馬相如傳斲音則略反師古曰美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之

卷音奉師古曰美蹕天嬌娒澗門師古曰蹕走也天嬌亦木枝

音徒鈞反師古曰美嬌音許其反師古曰美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焱林叢為之生

塵師古曰美莫莫紛紛師古曰美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疾梨師古曰美

日獲夷能獲夷狄者也師古曰美獵蒙龍麟輕飛師古曰美

輕飛也師古曰美履般首帶脩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

謂踐履之也師古曰美鈞赤豹揜象犀師古曰美蹕巒阮超唐陂師古曰美

也脩長也師古曰美蹕渡也巒阮並解於上唐陂陂之師古曰美

有隄唐者也阮音剛蹕音弋制反師古曰美車騎雲會登降閣師古曰美

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師古曰美綴所以縣旌也師古曰美木仆山還師古曰美

漫若天外如淳曰還音旌言儲與虜大溥聊浪乎宇內師古曰美

服虔曰儲與相羊也溥水崖也師古曰美於是天清日晏師古曰美

聊浪言游放也與音餘溥音普浪音琅師古曰美逢蒙列背羿氏控弦師古曰美

無雲也師古曰美逢蒙列背羿氏控弦師古曰美善射者列整也控引也師古曰美

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師古曰美望師古曰美舒彌響師古曰美

舒彌響師古曰美望舒月御也彌歛也言天子之車師古曰美翼乎師古曰美

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移圍徒陳浸淫楚部師古曰美

部校也言稍聚逼師古曰美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師古曰美

而重楚音千欲反師古曰美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師古曰美

也案依也遂音師古曰美

徒內反行壁壘天旋神扶電擊師古曰言所扶擊如見神雷電也扶音丑乙反

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

野掃地師古曰言殺獲皆盡無遺餘也掃音先早反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

皇師古曰罕車畢罕之車也聿皇疾貌蹈飛豹綰隄陽師古曰隄陽費費也人面黑身有毛

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目絹音工追天寶出一方應劭

天寶雞頭而人身寶陳寶也晉灼曰應駢聲擊流光塋盡山窮囊括其雌

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也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師古

日雄在陳倉唯在南陽也故沈沈容容遙濠序紘中師古

云野盡山窮也駢音普萌反吐舌於紘罔之中也師古曰濠音其略及紘古紘字三

軍芒然窮先閑與孟康曰先行也閑止也言三軍之盛窮閑禽獸使不得逸漏也晉灼曰閑

與容貌也師古曰閑與容暇之貌也芒音莫郎反先音淫閑音於庶反與音豫

繼除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擊攫虎豹之凌遽師古曰亶讀曰但票

禽輕疾之禽也繼與趾同繼度也踰與踰同擊牽引也攫搏持之也凌戰栗也遽惶也票音頻妙反繼音弋制

反觸合韻音昌樹反罕音女居反攬音鏤遽音詎

魄失觸輻關脰師古曰徒亦但也捨猶刺也題頰也脰頸也言衆獸迫急以角捨地以頰注地

或自觸車輻關頸而死也捨音豆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師古曰

千羊反臧音子育反脰音豆

日言矢雖妄發而必有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淫中進則履之退則獲之於是禽羶中衰師古曰羶也中射中也

也言創過大血流平於車輪也丘累陵聚言其積多

音竹相與集於靖冥之館晉灼曰靖冥深閑之館以臨珍池灌以

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梁梁山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東瞰目盡西暢

亡厓

師古曰瞰視也日盡極望也無厓言廣遠也

隨珠和氏焯燦其陂

師古曰焯

古灼字也焯燦光

玉石馨峯眩燿青熒

師古曰玉石之似王者也

熒也馨音仕金反峯音牛林反

漢女水潛怪物暗冥

不可殫形

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荊雞子師古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貌之

玄鸞孔雀翡翠垂榮

師古曰言其毛羽有光華王睢關關鴻鴈嚶

嚶

師古曰王睢雉鳩也關關和聲也嚶嚶相命聲也

羣娛序其中噍噍昆

鳴

師古曰娛戲也昆同也娛音許其反噍音子由反

鳧鷖振鷖上下砰磕聲若

雷霆

師古曰鳧水鳥即今之野鴨也鷖屬也鷖白鳥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飛也詩大雅曰鳧鷖在涇周

頌曰振鷖于飛三者皆水鳥也言其羣飛上下乃使文

身之技水格鱗蟲

服虔曰文身越人也

凌堅冰犯嚴淵探

嚴排碣薄索蛟螭

師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嚴水崖也碣曲也薄迫也索搜求也

踏獺獺據鼉鼉

蘇林曰獺音賓師古曰獺形如狗在水中共食魚獺小

獺也獺音

祛靈虯

鄭氏曰祛音怯應劭曰虯大龜也

又音祛虯音弋

入洞穴出蒼梧

晉灼曰洞穴禹穴也

鱗騎京魚

師古曰京大也或浮彭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在

豫章師古曰日猶視也望也

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

月之珠胎

師古曰珠在蛤中若懷姙然故謂之胎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

處妃餉屈原與彭胥

師古曰彭彭咸胥在

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

師古曰俄俄陳舉之貌雜者言衣與裳皆雜色也

典臣雅頌揖讓於前

師古曰昭光振耀響如神

與嚮同名 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

極遠也故云南 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

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也抗舉手也言其肅恭合掌而拜也貉音莫

百前入圍日後陳廬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羣公常伯楊朱墨

翟之徒喟然稱曰師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未傳楊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勸也崇哉

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太古之觀東

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

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師古曰

流者言其 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

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三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

江南之夢孟諸宋藪澤名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非

舉公導之以田孟諸言今皆以二者為奢侈而改也非

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靈王章華之臺為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為是也罕徂離

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徂往也輟止也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

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勸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違謂

失婚姻時也 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

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司馳弋乎神明之

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蒐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

姓共之師古曰芻所以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

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勗勤五帝

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祗莊敬也雍穆和也立君臣之

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因

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背阿房反未央

前漢書卷八十七上終

